

心灵 火花

## 1981年的夏天

■梁万华

1981年夏天,人生的第三次高考结束了,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,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县城回乡下。候船室里人满为患,因三河闸放水,交通动脉东偏泓的漫水公路早已下水,南北之间陆上的交通中断,前往东南片和河北片的人都要在这里乘船。大人们高声喧哗,吞云吐雾;小孩子挤来挤去,进进出出。偶尔有人喝着1角钱的汽水或吃着5分钱的冰棒,但这于我却是非常奢侈的。

随着一声汽笛,渡船靠岸,先下后上。闸门打开,人们蜂拥而上,大家期盼能坐在篷布的下面,可以稍微凉快一些。如果你的动作太慢,很可能就赶不上这一趟渡船。那时候没有什么超载的说法,满满一船人,船头用铁链一拴,防止有人掉河里面。

过了河,是一条沙石子路,坑坑洼洼的,10多里地,全部靠两条腿走回去。

太阳毒毒的,有无穷的光和热,毫不心软地洒向大地。回到农村,

迎接我的是秧耙。长长的竹竿,尖尖的耙子,下到稻田去翻秧草,推秧耙。劳动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水田里的蚂蟥和蛇。蚂蟥总是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叮上小腿,等到发现,已变成圆滚滚的小球。一旦遇到蛇,如果是水蛇还好,知道它无毒。遇到火赤链、土毒龟,往往吓个半死。一轮草薹结束,小腿泡得发白,手臂则要蜕一层皮。

薹草有尽时,放水永无期。放水的活一点也不轻松。一大早就得起身,到泥塘边将牛汪里的牛牵到河里冲洗。夏天蚊虫牛虻太多,人们往往在低洼之处挖个塘,里面放有水,牛下到塘里,滚上一身泥巴,然后就在塘里睡觉。冲洗的过程不能马虎,冲洗不干净,牛不舒服,别人看了还会指责你,认为你做事不行。而牛头上的泥巴往往是干的,很难冲洗。冲洗后,就要牵牛外出,开始早上的放牛时间。大概2个小时,牛吃得差不多了,人才能回家吃早饭。在放牛之时,还要割猪草,

一篮子猪草弄好,早上的事情才算结束。

住在芦柴缠着稻草涂上泥当墙,上面盖着塑料布的防震棚里,电都没有,更不用说电风扇、空调了。蚊帐也不像现在的这样透明清亮,是纱的,用了多年,有点旧,有点厚,还有几处打了补丁。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着复习资料,准备着再次落榜后下一年的高考。清早起来,两个鼻孔黑黑的,那是煤油烟熏的。

和我差不多大的同伴,早已成了队里的男子汉,挣工分的好手,有的还当上了兵。有门路的,在商店上班,或者到农具厂里当了工人。看着手不能提四两的我,年近的父母总是摇头叹息,满是担忧,不知道我的未来怎么得了。

大概是1975年的春节,有个说书人来到我们庄上。他说不是吃饭的,是说书的,可以给我们说一段书,然后随便给他一点钱。人们一听很高兴,答应了。一群人坐在堂屋里,说

书人坐在八仙桌边上,醒木一拍,说了一段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故事,大人给了钱。说书人说,他可以根据钱的多少讲故事。我们小孩子一听来了兴趣,又凑了一点钱,说书人一看,说太少了,只够讲个笑话。笑话也行。于是,说书人讲了个笑话:夏日炎炎似火烧,两个儿媳在地里忙着。快马来报,大儿考中,婆婆让大儿媳凉快凉快去。二儿媳忍着内心的悲愤,在地里继续干活。又一快马来报,二儿子也考中了,二儿媳不等婆婆发话,扔了农具,大喊一声,我也凉快凉快去。每每想到这一段,我多么希望能这样大呼一声,凉快凉快去。好多年后,我才知道那笑话出自蒲松龄的《聊斋》。

其实,漫漫长夏,不只是炎热,也有清凉。高考成绩揭晓,我终于考上了大学。骑在牛背上的我听到这个消息,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。

录取通知书到了后,我又放了一个星期的牛,牛信生涯终于结束。这才发现,1981年的夏天已经过去。

闲庭 随笔

## 西瓜

■甘武进

夏日炎炎,父亲带着一身汗水从田间地头回来了。他放下手中的农具,走到水井边,揭开井盖,拉起绳子,放在水桶里的大西瓜从井底升上来。旁边的水池里,是母亲刚压上来的井水,清澈清凉。母亲将西瓜稍作清洗,拿起菜刀轻轻切下去,西瓜“咔嚓”一声裂成两半了。红瓤、无籽,吃上一口,汁多鲜甜,让人每个毛孔都舒畅。

这是儿时我家常见的场景。我的家乡是有名的西瓜之乡,一直以来,村里几乎家家都种植西瓜。少的是在菜园里、后院中栽下几株西瓜苗,多的则在山坡上种植了几十亩几百亩。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。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……”每每读到鲁迅的《少年闰土》,儿时夏日西瓜地的情景就会浮现眼前。西瓜成熟时,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去西瓜地里,演绎与闰土类似的故事。

每年夏天,家里那几亩田便成了一片碧海,田间地头到处散发着一股西瓜夹杂着泥土的清香。父亲早已在田间地头搭起了上下两层的瓜棚,每天放学回家把书包一扔,先到瓜地转转成了我最大的乐趣。我在田间走来走去,寻觅一遍哪个个头最大、哪个长得好看、哪个长得最快、哪个快成熟了可以吃了……满地的西瓜,让人欢喜不已。

我家种植的西瓜很甜,卖得也很好,这得益于父亲的精耕细作。西瓜的甜度,受许多因素影响,譬如土质、品种、肥料、人工等等。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。西瓜的品质,可以说是肥料来保证的。父亲施下农家肥,深耕细作,底气足,加之老把式精心侍弄,水到渠成,西瓜想不甘甜都难。来一只西瓜,我和小伙伴们蹲在树荫下,用拳头砸开,殷红的瓜汁随之流了出来,暑热被撕裂出一条条缝隙。大家拿起一片片西瓜埋头猛啃,清冽与甘甜让暑气渐消,快意非常。

我很怀念那种吃法。多年后,超市里西瓜常年都有售卖。买回来尝了,反季节的西瓜明显少了份渴望与期盼的味道。炎夏西瓜上市时,我常常买上几个。买时,心里充满了期待,放入冰箱,吃时取出切开,皮翠瓤红,吃到嘴里,舌头却不买账了,完全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——工业化的规模种植,西瓜已缺少一种与生俱来的甜味;如今我坐在空调房里品尝时,那点甜意又被稀释掉大半,让人兴致大减,吃起来没有趣味。

时令的瓜果,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。汪曾祺在《夏天》中写道:“西瓜以络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这让我想起父亲,想起多年前他在乡下种的那些西瓜;想起已离世的母亲,想起她在水井边拿刀切西瓜的样子。母亲切好的西瓜,咬一口,真的“连眼睛都是凉的”。在这个夏日,我想起这一切,天气也似乎变得不那么炎热了。



绿色的梦

李陶 摄

真情 拾贝

## 父亲的遗物

■马雪芳

2016年,87岁的父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。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,我们发现父亲床上的草席底下,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,展开封口,里面居然是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《常熟日报》,翻看许久,我终于在第4版的“光荣榜”里找到自己被评为苏州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的名字。啊,在父亲的心目中这张报纸是多么贵重!

父亲小时候在陈家巷舅公那里读私塾。舅公学问很高,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。在舅公的熏陶下,父亲也喜爱上了阅读和书法。只是当时好公好婆(爷爷奶奶)没有经济条件继续供他,父亲读到十三四岁只得停学回家下田劳动了。

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,但打我记事起每天收工回家吃罢晚饭,他总要坐在那张泛着暗红的竹椅上阅读邮递员送来的《新华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。两份报纸是队上订的,队上没人看报纸,队长就让邮递员把报纸送到我家,过段时间,父亲把读过的叠得整整齐

齐的报纸用一根细草绳捆了拎到队上的会计室。队上分黄豆、赤豆、芝麻等农产品到户时,会计就把报纸摊在砖场上,一户一张,再用毛笔写上户主的姓名,等社员收工的时候,就去砖场上对着报纸上的名字,把分得的黄豆等领回家去。

那时队上每户的年终分红全靠种地、养猪,社员一年到头只顾得上苦苦地出工,根本没时间关心小孩的读书情况。每学期结束,父亲看了我每门只有80多分的分数单后,只把分数单递给我说:“把分数单放好,以后有用的。”当时,我不知道父亲说的分数单有用到底是什么用。

我读小学四年级下学期时,一日父亲去常熟县城东门买小猪,回家竟然给我买了一个黄色帆布书包,父亲说这个书包二元四角八分。我接过新书包,激动得一颗心似乎跳到了喉咙口。要知道我们班上还没一个同学有一个像样的书包呢。背着新书包上学,我感觉像是背着父亲无声的叮咛。

后来,我的学习成绩一路走高,小学毕业时语文、数学成绩分别是97分、98分,总分名列全班第三。

我清晰地记得,那是我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,一日下午我正在上课,忽见窗外有一个脸面黝黑的中年男人在向我们班张望,啊,是父亲!我赶紧从教室后门走出去。只见父亲腋下夹着一包用蓝色布包着的鼓鼓囊囊的东西。父亲见我走出了教室,就迎上来唤我的乳名:“阿四,天快要冷下来了,我叫裁缝给你做了一件风雪大衣,今天队上派我摇船来镇上买牛吃的棉饼,正好把大衣给你带来。”我“噢,噢”后,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。父亲一直看我风雪大衣放在宿舍床铺上,才与我道别。父亲瘦小的背影,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。学习懈怠时,那瘦小的背影就会浮雕般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,我的精神顿时提振起来了。

我考上师范学校后,父亲曾两次特意坐火车到校看望我。每次来校,父亲都带来六七本在火车站里买的杂

百年炬光

## 那一抹耀眼的红

■丁文书

风雨飘摇中,  
那一抹红似燎原星火,  
照亮无数迷茫的双眼。  
工人们醒了,  
愤怒地砸碎黑暗的车间;  
农民们醒了,  
痛恨地撕毁罪恶的田契。  
一群群襁褓从四面八方涌来,  
向着光明,向着城市,向着延安。  
终于,你用镰刀,  
割除遍地的荆棘;  
撕裂遮天的黑暗;  
你用铁锤,  
击垮重压的群山,  
奏响光明的凯歌。

那一抹耀眼的红,  
任女神挥洒,  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,  
早已五彩斑斓。

看,  
群山,被翠绿拥抱,  
江河,如蓝色的明玻,  
碧空,由白云慵懶,  
高铁、飞机,四通八达,  
脱贫攻坚的春风,  
绽放无数久违的笑脸。  
看,  
天问,上火星探秘,  
蛟龙,在南海深潜,  
中国天眼,遥望茫茫宇宙,  
北斗卫星,把全球纵览,  
辽宁舰、山东舰万里巡航,  
“东风快递”,令虎狼丧胆。  
……

打盹的雄狮,终于发出冲天怒吼,  
抖擞精神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

那一抹耀眼的红,  
光芒似穿心利剑,  
扫除污垢阴霾,送回大地春暖;  
那一抹耀眼的红,  
更似入云灯塔,  
青春中国正满怀憧憬,  
前进,前进,  
没有丝毫犹豫,点滴期盼。

那一抹耀眼的红,  
圆了屈原、陆游祖国统一的梦,  
圆了香港、澳门回家的梦,  
圆了中华儿女挺直腰杆,  
富裕强大的梦。

那一抹耀眼的红,  
正迎着喷薄的日出,  
闪耀在南极、北极,  
珠峰之巅。

(作者系淮安市关天培小学党支部副书记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)